

卷十五

書名 尚書註疏二十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撰者 漢 孔安國 傳, 唐 陸德明 音義, 唐 孔穎達 疏
 卷 卷十五
 內容分類 經 書 唐
 索書號 貴重-1
 編號 A097700

尚書註疏卷第一

漢孔氏序

唐孔穎達疏

尚書序

釋文此孔氏所作述尚書起之特代并
 叙為注之由故相承講之今依舊為音疏曰正義

本非有名言既形以道生物由名舉則凡諸
 中寂立名物有本形形從事著聖賢闡教事顯
 言於上世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
 其自於上世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
 且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是故存言以
 以言相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言
 也則書寫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
 書者廢也以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
 是筆書也此獨稱書者以彼五經者非是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097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尚書註疏二十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3038 三



不 許 複

NOT TO BE REPRODU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





尚書註疏卷第十五

漢孔氏傳

穎達疏

召誥第十四

周書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

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

為都故成王召公先相宅

遂以陳瓶召公以成王新節政因相宅以作誥

召誥傳

召公以成王新節政因相宅以作誥

疏

公宮名召公也召公之周公前相視洛居周公後往

○先息焉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臚越三日戊申太保

朝至于洛卜宅傳世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於順來

三月丙午臚於臚三日三月五日召公早朝至於洛

一邑相卜所居○臚考尾反又普厥既得卜則經營傳

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製度

持洛反朝直送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

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傳於戊申三日庚戌以衆殷

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北今河南城也於庚戌五

洛誥

日所治之位皆成言衆殷本其所由來○納如

月至位成。正義曰惟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六日

其日為庚寅既日月相望矣於已望後六日乙未為

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之廟此日王惟命太保召

公先周公往洛水之旁相視所居之處太保即行其

月丙午而月生卯於此二月之後順來三月五日太

保乃以此朝且至於洛即卜宅其已得吉卜則經營

之規度其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於戊申三日庚戌

為三月七日太保乃以衆所受於殷之民治都邑之
位於洛水之汭謂洛水北也於庚戌五日為三月十
一日甲寅而所治之位皆成矣。傳周公至紀之。
正義曰洛誥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洛誥是
攝政七年事也洛誥周公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
此篇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正是一事知此二月是
周公攝政七年之二月也望者於月之半月當日衝

宗人圖私事顧氏云市處王城之北朝為陽故在南
市為陰故處北今案周禮內宰職佐后立市然則后
既主陰故立市也○傳於戊至由來○正義曰於戊
申後三日庚戌為三月七日也水內曰內蓋以人南
面望水則北為內故洛內為洛水之北鄭云隈曲中
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治在洛陽縣河南城別為河
南縣治都邑之位於洛北今於漢河南城是也所治
之位皆成布置處所定也治位乃是周人而言衆殷
者本其所由來言本是殷民今來為我周家役也莊
二十九年左傳發例云凡士功水昏正而裁日至而
畢此以周之三月農特役衆者彼言尋常
土功此則遷都事大不可拘以常制也 若翼日乙

卯周公朝至于洛傳周公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於

洛內則達觀于新邑營傳周公通達觀新邑所營言

周編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傳於乙卯三日用

召誥

牲告立郊位於天以后稷配故二牛后稷貶於天有
羊豕羊豕不見可知越習晉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

羊一豕一傳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共工氏子曰
句龍能平水土祀以為社周祀后稷能殖百穀祀以

為稷社稷共牢○共音恭句故候反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
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於戊午七日甲子是時諸

侯皆會故周公乃時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侯甸
男服之邦伯使就功邦伯方伯即州牧也厥既命殷

庶庶殷丕作傳其已命殷衆衆殷之民大作言勸事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傳諸侯公卿並

觀於王王與周公俱至文不見王無事召公與諸侯

出取幣欲因大會顧周公又復扶錫周公曰拜手稽

首旅王若公傳召公以幣入稱成王命賜周公曰敢

拜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若翼至若公

之明日乙卯三月十二日也周公以此朝旦至於洛

則通達而編觀於新邑所經營其位處皆無所改易

於乙卯三日丁巳三月十四日也用牲於郊告立祭

天之位牛二天與后稷所配各用一牛於丁巳明日

戊午乃祭社於新邑用大牢牛一羊一豕一於戊午

七日甲子二於新邑也周公乃以此朝旦用策書命

國就功侯甸男服之內諸國之長謂命州牧使告諸

侯甸男服之內諸國之長謂命州牧使告諸侯

侯甸男服之內諸國之長謂命州牧使告諸侯

侯甸男服之內諸國之長謂命州牧使告諸侯

侯甸男服之內諸國之長謂命州牧使告諸侯

侯甸男服之內諸國之長謂命州牧使告諸侯

侯甸男服之內諸國之長謂命州牧使告諸侯

侯甸男服之內諸國之長謂命州牧使告諸侯

侯甸男服之內諸國之長謂命州牧使告諸侯

侯甸男服之內諸國之長謂命州牧使告諸侯

銀周公之功既成將令王自其知政因賜周公遂以戒
王故出取幣復入以待王命其幣蓋玄纁束帛也鄭
玄云所賜之幣蓋璋以皮二工之後享后所用寧當以賜
鄭註周禮云璋以皮二工之後享后所用寧當以賜
臣也實玉大弓魯公之介伯禽封魯乃可賜之不得
以此時賜周公也。傳召公至之事。正義曰太保
以庶邦冢君出取幣者以上太保之意非王命幣既
入即云賜周公者下言召公不得賜周公知召公既
以幣入乃稱成王命以賜周公於時政在周公成王
未得賜周公也但召公見周公功成時政在周公成王
欲尊王而顯周公故稱成王之命以賜周公鄭玄云
召公見衆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
而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
立於位以其命賜周公王肅云為戒成王賜周公是
也曰拜手稽首者召公自言已與冢君等敢拜手稽
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宜順之事自此以下皆是
也

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傳

召公指戒成王而以衆

殷諸侯於白乃御治事為辭謙也諸侯在故託焉嗚

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傳歎皇天改

其天子此大國殷之命言紂雖為天所大子無道尤

改之言不可不慎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

傳所以戒成王天改殷命惟王受之乃無窮惟美亦

無窮惟當憂之嗚呼曷其柰何弗敬傳何其柰何不

憂敬之欲其行敬傳誥告至弗敬。正義曰召公所

言誥以告汝庶殷之諸侯下自汝御事欲令君臣皆

聽之其實指以戒王諸侯者在故以為言也乃曰嗚
呼有皇天上帝改去其太子所受者即此大國殷之
王命也以其無道故改命有德惟王受得此命乃無

窮惟美亦無窮惟當憂之既憂之無窮嗚呼何其奈
何不敬乎欲其長行敬也告庶殷者告諸侯也庶殷
通尊卑之辭故民與諸侯同云庶殷皆謂所受於殷
之衆也○**傳**歎皇至不愼○正義曰釋詁云皇君也
謂改天子之位與他姓即此大國殷之命謂紂也言
紂雖為天子所六子無道尤改之不可不慎也○**傳**
諸侯故言天子雖大尤改之况已下乎釋詁云元首
也首是體之大故傳言天子鄭云言首天既遐終大
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傳**言天已遠終殷命
此殷多先智王精神在天不能救者以紂不行敬故
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傳**於其後王後民謂先智
王之後繼世君臣此服其命言不忝厥終智藏瘵在

傳其終後王之終謂紂也賢智隱藏瘵病者在位言

無良臣頑反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祖

厥亡出執**傳**言困於虐政夫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妻

以哀號呼天告冤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殺無地自

容所以窮音喻呼也號戶高反**傳**鳴呼天亦哀于四

方民其眷命用懋**傳**民哀呼天天亦哀之其顧視天

下有德者命用勉敬者為民主**疏**天既至用懋○正

事天既遠終大國殷之王命矣此殷多有先智王之

精神在天不能救紂以紂不行敬故也於其智王之
後人謂繼世之君及其時之人皆服行其君之命由
其亦能行敬故得不忝其先祖其此後王之終謂紂

之時賢智者隱藏痼疾者在位言其時無良臣多行
無禮暴虐於時之民困於虐政夫知保抱攜持其婦
子以哀號呼天告冤枉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殺言
無地自容以困窮也天亦哀矜於四方之民其眷顧
天下選擇賢聖命用勉力行敬者以為民主故王今
得之地也。傳言天至敬故。正義曰天既遠終殷命
言其去而不復反也說天終殷之命而言智王在天
敬故也戒王雖精神在天而不能救紂者以紂不行
智王之後繼世君臣謂智王之後紂已前能守位不
失者經言後王後民傳言君臣者見民內有臣民於
此皆服行君之命言不忝辱少祖也。傳其終至良
臣。正義曰既言後王又復言其終知是後王之終
謂紂也以痼疾從病類故言痼疾也鄭王皆以痼為病
小人位殘暴在下故以病言之。傳言困至以窮
言天下盡然也保訓安也王肅云匹夫知王其疾故
欲安其室抱其子攜其毒以悲呼天也

德相古先民有夏傳

言一土當疾行敬德視古先民有

夏之王以為法戒之天迪從子保而稽天若今時既

隆厥命傳

夏禹能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禹亦面考

天心而順之今是桀棄禹之道天已隆其王命今相

有殷傳

次復觀有殷天迪格保而稽天若傳言天道

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如禹今時既隆厥命傳隆其

王命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考傳

童子言成王少嗣位

治政無遺棄老成人之言欲其法之曰其稽我古

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傳

冲子成王其考行古

人之德則善矣况曰其有能考謀從天道乎言至善

疏者王其至自天。正義曰既言皇天眷顧命用勉敬

之君取大禹以爲法戒禹以能敬之故天道從而子

安之禹能面考天心而順以行敬之君取成湯以爲法

戒湯以能敬之故天亦從而子安之君取成湯以爲法

保安湯者亦以湯面考天心而順以行敬也今是紂

棄湯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夏殷二代能敬則得之

不敬則失之今童子爲王嗣位治政則無遺棄壽考

成人宜用老成人之言法古人之爲治曰王其考行古

道乎若能從順天道則與禹湯同功言其善不可如

也。夏禹至王命。正義曰勤王疾行敬德乃言

天道安夏知夏禹能行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天既

子愛禹禹亦順天心鄭云面猶迴向也則面爲向義

禹亦志意向天考天心而順安之言能同於天心也

禹興夏而桀滅之知天道子保者是禹也既墜厥

者是桀也今桀廢禹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言

天至如禹。正義曰此說二代興亡其意同也於禹

言從而子安之則天於湯亦子安之故於湯因上畧

文直言格保格至也言至於保安湯者亦如禹也。○

傳童子至法之。正義曰嗣位治政謂周公歸政之

後此時王未蒞政而言今冲子嗣者召公此戒戒其

卽政之後故也壽謂長命苟是老稱無遺棄長命之

老人欲其取老人之言而法效之

老人之言卽下云古人之德也

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傳召公歎曰有成王雖

少而大爲天所子其大能和於小民成今之美勉之

誠音咸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音王爲政當不敢後

能用之士必任之爲元君音僭也又當顧畏於下民僭

僭也

僭也

僭也

僭也

僭也

僭也

僭也

僭也

僭也

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也。○若五咸

嗚呼至民。○正善曰召公歎以戒王。嗚呼。今所有

之。王惟今難復。而為大。為天所子。愛哉。言任大

也。若其大能。和同。於下。小民。則成。今之美。以勉之。

故王當不敢後。其禮。用之士。必任。以為先。又當顧念

○傳於下。民。替。差。禮。善。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矣。

能。有。用。宜。先。任。之。故。士。者。為。政。當。不。敢。後。其。能。用。之。

也。既。任。能。人。復。憂。下。民。故。又。當。顧。畏。於。下。民。替。差。禮。

義。畏。其。替。差。當。治。之。便。合。禮。義。也。能。此。二。者。則。德。化

立。美。道。成。美。道。也。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傳言王今

來居洛邑。繼天為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地勢正中。治。

召治。更。反。下。為。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傳稱周

公言其為大邑於土。其用是大邑。配上天而為治。

必祀于上下其自時配皇天。傳為治當慎祀于天地則

其用是土中大致治土厥有成命治民今休。傳用是

土中致治則王其有王八之成命治民今獲太平之美

疏王來至今休。○正善曰周公之作洛邑將以反政

於王故召公述其西洛之意。今王來居洛邑。繼上

天為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土。其於地。正中。之。處。故。周。公。旦

言曰。其作大邑於土。其於地。正中。之。處。故。周。公。旦

而為治。為治之道。當。神。訓。民。謹。慎。祭。祀。上。下。神。祇

其用是土中。大致治也。既。能。治。則。王。其。有。天。之。成。命

治。理。下。民。今。獲。太。平。之。美。矣。○傳言王至正中。○正

義。曰。稱。周。至。為。治。○傳言王至正中。○正

君前臣名。故稱周公。言為旦曰王者為天所子。代

天治民天有其意天
子設法其理合於天
天必宜治居土中故
中其當令此成王用
說周公之意然戒成
土圭之法測土深正
暑日北則影長多寒
多陰日至之影天有
四特之所交也風雨
百物阜安乃建國焉
南縣是也○建國焉
下者祭是也○建國焉
祀於天地舉天地則
民則其用是土中致
義曰用是土中致治
降福與之使多歷年
至此述周王先服殷
公之意也

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

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已意以終其戒言當先服
治殷家御事之臣使比近於我有周治事之臣必和

協乃可一比毗志及徐扶節性惟日其萬傳和比

殷周之臣時節其性今不失中則道化惟日其行

力呈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傳敬為所不可不敬之

德則下敬奉其命矣王先至敬德正義曰召公

戒王今為政先服治殷家御事之臣使之比近於我

有周治事之臣今新舊和協政乃可一和比殷周之

敬王當敬為所不可不敬之中則道化惟日其行
敬奉其上命則化必行矣化在下者常若命之不
故以此為戒○召公至可一正義曰自今休已

上文義相連知皆是稱周公言也此一句意異於上
知是召公自陳已意以終其戒殷家治事之臣謂殷
朝舊人常被殷家任使者也周家治事之臣謂西土
新來翼贊周家初基者也周臣特功或加陵殷士殷
人失執或疎忌周臣新舊不和政必乖戾故召公戒
王當先治殷臣使比近周臣必和協政乃可一也不
使周臣比殷而令殷臣比近周臣者周臣奉周之法當
使殷臣從之故治殷臣使比周臣也
行。正義曰文承比周之下故知和比殷周之臣人
各有性嗜好不同各恣所欲必或反道故以禮義特
節其性命示之限分今不失中皆得中道則各奉王
化故王之德化惟日其行言曰聖王為政當使易從而
顧氏云和協殷周新舊之臣制其性命勿使怠慢也
難犯故今行如流水。正義曰聖王為政當使易從而
為易犯之今雖迫以嚴刑而終不用命故為其德不
可不敬也王必敬為此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我不可
民無不敬奉其命矣民奉其王命是化行也

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

傳言王當視身法

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

歷年

傳以能敬德故多歷年數我不敢獨知亦王所

知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傳言桀不謀長久惟以不敬其德故乃早墜失其王命

亦王所知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

傳夏言服殷言受明受而服行之互相兼也殷之賢王猶

夏之賢王所以歷年亦王所知我不敢知曰不其延

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傳紂早墜其命猶桀不敬

其德亦王所知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

若功傳其夏殷也繼受其王命亦惟當以此夏殷長

短之命為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

正義曰言王所以須慎敬所為不可不敬之德者以

我不可不監視于有夏亦不可不監視于有殷皆有

歷年長與不長由敬與不敬故也王當法其歷年戒

其不長更說宜監之意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

夏之君服行天命以敬德之故惟有多歷年數謂桀

父已前也其末亦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夏桀

不其長久惟不敬其德乃早墜失其王命是為敬者

長不敬者短所以我不可不監視夏也我不敢獨知亦

王所知曰有殷之君受天命以敬德之故惟有多歷

年數謂紂以人己前也其末亦我不敢獨知亦王所

曰殷紂不長久惟不敬其德乃早墜失其王命亦知

是為敬者長八不敬者短所以我不可不監視也夏殷

夏殷長短如此矣今王繼受其命我亦惟當用此二國

勸王為敬也。言王至不長。正義曰相監俱訓

為視上言順天則興棄命則滅此言敬則歷年不敬則

短故重言視夏殷欲令王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故也

厥命知其能以能至所知。正義曰下云不敬厥德乃早墜

主考天順之非創業之君不能如是故傳以禹湯當
之此言敬德歷年則繼體賢君亦能如此所言歷年
非獨禹湯而已下傳云殷之賢王猶夏之賢王則此
多歷年數者夏則桀前之賢王殷則紂前之賢王不
夫位者皆是也召公此誥指以告王故知言我不敢
獨知者其意言亦是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
厥初生自貽哲命傳言王新即政始服行教化當如

召誥



子之初生習為善則善矣自遺智命無不在其初生
為政之道亦猶是也遺唯季反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

歷年傳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則

常吉則歷年為不敬德則愚凶不長雖說之其實在

人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傳天已知

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洛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傳言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

命以歷年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傳勿用小民

過用非常欲其重民秉常亦敢殄戮用乂民傳亦當

召誥

果敢絕刑戮之道用治民戒以慎罰若有功其惟王

位在德元傳順行禹湯所以成功則其惟王居位在

德之首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傳王在德元

則小民乃惟用法於天下言治政於王亦有光明疏

王乃至王顯。正義曰既言當法則賢王又戒王為

政之要王乃初始即政服行教化嗚呼王行教化當

如初生之子乃初始即政服行教化嗚呼王行教化當

此乃自遺智命智命謂身有賢智命由已來是自遺

也為政之道亦猶是矣為政初則能善天必遺王多
福使王有智則常吉歷年長久也今天觀人所為以
授之命其命者智與愚也其命吉與凶也其命歷年
與不長也若能敬德則有智常吉歷年長久也若不
敬德則愚凶不長也天已知我王今初始服政居此
新邑觀王善惡欲授之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王

其德之用言為行當用德則能求天長命以歷年也
其惟王勿妄役小人過用非常之事亦當果敢絕刑
戮之道以治下民順行禹湯所有成功則惟王居天
子之位以德行之首矣王能如是則於王道亦有光明也
王行用王德於天下如是則於王道亦有光明也
言王至猶是。正義曰以此新即政始行教化比
子之初生始欲學習為善則善矣若能為善而來自授
之以賢智之命是此賢智之命由已行善而來是自
遺智命矣初習為惡則惡矣若其為惡天必授之以
頑愚之命亦不自遺愚命也方欲勸王慕善故惟舉
智命而不言愚命者愚智由學習而至是無不在其
初生此初生謂年長以解習學非初始生也為政之
道亦猶是為善政得福為惡政得禍亦如初生之子
習善惡也。言今天至在人。正義曰命由天授遠
舉天心故言今天制此三命有哲當有愚有歷年當
有不長文不備者以吉凶指反言命吉凶則哲對愚
歷年對不長。此篇所云惟勤修德故云修敬德則有智
修習也。此篇所云惟勤修德故云修敬德則有智

則常吉則歷年為不敬德則愚凶不長也愚智天壽
之外而別言吉凶於凡人則康強為吉病患為凶於
王者則太平為吉禍亂為凶三者雖以託天說之其
實行之在人人之辭不可有善惡天隨以善惡授之耳此
是至歷年。正義曰其德之賢智天在為難也。言
與疾敬德為一事也。故上傳云王者當疾行敬德則
此文是也。勿用至常。正義曰勿用至常。正義曰
常役用為非常之義。戒王當使民以時莫為非常勞
役欲其重刑止絕刑戮之道若治民謂獄事無疑決
人作罪以刑止絕刑戮之道若治民謂獄事無疑決
敢致罪以刑止絕刑戮之道若治民謂獄事無疑決
斷得理則果敢絕刑戮之道若治民謂獄事無疑決
者多是為不果敢絕刑戮之道若治民謂獄事無疑決
此戒王以慎言亦刑戮之道若治民謂獄事無疑決
曰若王功必順前也。德之順行也。王亦刑戮之道若治民謂獄事無疑決
禹湯之有功德也。德之順行也。王亦刑戮之道若治民謂獄事無疑決
功則惟王居位。德之順行也。王亦刑戮之道若治民謂獄事無疑決

為首。禮王在至光明。正義曰詩稱民之秉彝好
是懿德故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法則於王行王政
於天下王之為政民盡行之也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
是言治政於王道有光明也

命不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傳言當君臣勤

憂敬德曰我受天命大順有夏之多歷年勿用廢有

殷歷年庶幾兼之欲王以小民受天末命傳我欲王

用小民受天長命言常有民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

以王之讎民百君子傳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盡

禮致敬以入其言言我小臣謙辭敢以王之匹民百

君子治民者非一人言民在下自上匹之或作剛越

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傳言與匹民百君子於友愛

民者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奉行之王末有成命王

亦顯傳臣下安受王命則王終有天成命於王亦昭

著我非敢勤惟恭素幣用供王能祈天末命傳言我

非敢獨勤而已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

長命將以慶王多福必上下勤恤乃與小民受天末

命傳恭。奉如字又芳孔反供音傳上下至末命。正義

言臣當助君言君臣上下勤憂敬德所以勤者其言

曰我周家既受天命當大順有夏之多歷年歲用勿
廢有殷之多歷年歲憂敬德庶幾兼之如此者我欲令王用
我君臣亦當行敬德庶幾兼之如此者我欲令王用

小民受天長命言愛下民則歷年多也召公既言此
乃拜手稽首以王命之配於民無百君子於友愛民者
我小安受王之威命明德於本行之是上勤恤也臣下
共安受王命則王終有天之威命於王亦為昭著也我
非敢獨勤而已衆百君子皆然言我與衆百君子惟
恭敬奉其幣而已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此慶王
受天多福也言當至兼之正義曰王者不獨
治必當以臣助之上句惟指勤王故此又言臣助君
也我周王承夏殷之後受天命勤敬德不獨使王勤
言大順有夏歷年又言勿廢有殷歷年庶幾兼彼二
代歷年長久勤行敬德即是大順勿廢也謂既為
至匹之正義曰拜手頭至地謂既為
拜當頭至手又申頭以至於地故拜手稽首重言之諸
言辨九拜一曰稽首皆然也此詳而解之周禮太
王忽而不聽盡禮致敬以入其言於王此拜手稽首

洛誥第十五

周書

乃更言鄭云拜手稽首者召公既拜興曰我小臣自謂
下言召公拜訖而復言也王肅云我小臣召公自謂
是下言召公拜訖而復言也王肅云我小臣召公自謂
諸侯與羣吏是其一也人嫌其非一人鄭玄云王之
自上下之謂言非一人也命曰正義曰我非敢勤召
公自道言我非敢勤召公自道言我非敢勤召公自道
君子肯勤也律勤也律勤也律勤也律勤也律勤也律
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待以執贊慶王多福王能愛養
小民即是求天長命待以執贊慶王多福王能愛養
王能愛小民即欲愛之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
召公先相宅

卜之周公自後至經營錄之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

成王相見亮反注及下同洛誥

洛誥傳既成洛邑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

召公至洛誥正義曰序自上下相顧為文上
篇序云周公先相宅此承其下故云召公既相
宅召公以三月戊申相宅而卜周公自後而往
以乙卯日至經營成周之邑周公即遣使人來
告成王以召公所卜之吉兆及周公將欲歸於
成王乃陳本營洛邑之事以告成王因請教
誨之言周公與王更相報答史敘其事作洛誥
史錄此篇錄周公與王相對之言以為後法非
獨相宅告卜而已但周公因致政本說往而告
卜經文既具故序畧其事直舉其發言之端耳
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是召公



先相宅則卜之又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
觀于新邑營是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召公相
洛邑亦相成周周公營成周亦營洛邑各舉其
一行所營之與遺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也
上篇傳云王與周公雖與相俱行欲至洛之時必
王者先與周公雖與相俱行欲至洛之時必周
公先與周公雖與相俱行欲至洛之時必周
洛邑乃遣使以所卜吉兆來告於王是也經稱成
王言公既定宅俾來視予於王是也經稱成
吉兆告成王也上篇既成至洛較七日其發鎬
至周公較七日也上篇既成至洛較七日其發鎬
京或亦較七日也上篇既成至洛較七日其發鎬
公攝政七年三月既成至洛較七日其發鎬
西都其年冬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故名
之曰洛誥言以居洛之事告王也篇末乃云戊
辰王在新邑明所誥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惟復子明辟。」傳 周公蓋禮致敬言我

復還明君之政於子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

而退老。亦反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傳 如往也

言王往日幼少不敢及知天始命周家安定天下之

命故已攝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傳 我

乃繼文武安天下之道大相洛邑其始為民明君之

治。統 周公至民明辟。正義曰：周公將反歸政陳成

拜乃與而言曰：「我今復還子明君之政言王往日幼

少其志意未成不敢及知天之始命我周家安定天

下之命故我攝王之位代王為治我乃繼文王之居其始欲

安天下之命故我攝王之道以此故大視東土洛邑之居其始欲

意還政而巳。明闇在於人君。而云復還明君之政者其

成王年已二十成人故必攝政而退老也。傳說成王

而巳冬十一月崩其明年元管叔三年歸制禮作樂

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如管叔三年歸制禮作樂

出政成王然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矣。周公攝

政七年成王適滿二十孔孟此言成王年十三則其

義如王肅也。又家語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則其

乃所據也。言王往日幼少志意未成不敢與知上天

始命我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已攝也。天命周家安

定天下者必冷天下太平乃為安定成王幼少未能

製 復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在安定天下天下未得安定故周公言我乃繼續文
武安定天下之道大相洛邑之地其處可行教化始
營此都為民明君之政治言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
欲為民明君其意當在此

傳致政在冬本其春來至洛眾說始卜定都之意我

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傳**我使

人卜河北黎水上不吉又卜澗瀍之間南近洛吉今

河南城也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

北也瀍直連反**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俾來以圖

近附近之近**及獻卜**今洛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并卜之

遣使以所卜地圖又獻所卜吉兆來告成王

耕反徐



數耕反又南**統**予惟至獻卜。正義曰周公追述立

日朝至於洛邑眾作之處經營此都其未往之前我

使人卜河北黎水之上不得吉兆乃卜澗水東瀍水

西惟近洛而其兆得吉依規食墨我亦使人卜瀍水

東亦惟近洛其兆亦吉依規食墨我亦使人卜瀍水

即使人來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於王言卜吉

立此都王宜居之為治也。傳致政至之意。正義

曰下文總結周公攝政之事云在十有二月是致政

在冬也在冬發言嫌此是冬故辨之云本其春來

至洛眾追說始卜定都之意也周公至洛之時庶殷

已集於洛邑故云至于洛師。傳我使至食墨。正
義曰嫌周公自卜故云我使人謂使召公也案上篇
召公至洛其日即卜而得卜河朔黎水者以地合龜
非試地內此言所卜三龜皆一時事也黎水之下不
言吉凶者我乃不吉也武王定鼎於郊已有遷都
河北黎水之上不吉也武王定鼎於郊已有遷都
之意而先卜黎水上者以帝王所都不常厥邑夏殷

洛誥

皆在河北所以傳求吉地故先卜河北不吉乃卜
 河南也其卜瀕瀕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其趾
 仍在可驗而不知所卜黎水之上其處不可知矣凡卜
 之者必先以墨畫龜爻所依此墨然後灼之求其兆
 順食此墨畫之處故云惟洛食顛氏云先卜河北黎
 水者近於紂都為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用
 鄭康成之說義或然也。○今洛至成王○正義曰
 洛陽即成周敬王自王城遷而都之春秋昭三十二
 年城成周是也周公慮此頑民未從周化故既營洛
 邑將定下都以遷殷之頑民故命召公即并卜之周
 公既至即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於
 成王言已重其事并獻卜兆者使王觀兆知其審吉
 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

周匹休傳成王尊敬周公答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

述而美之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宅其作周以

配天之美公既定宅俾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

其貞傳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以所卜之美

常吉之居我與公共正其美○貞正也馬云當也公其以予萬

億年敬天之休傳公其當用我萬億年敬天之美十

千為萬十萬為億言久遠拜手稽首誨言傳成王盡

禮致敬於周公來教誨之言○盡子王拜手至誨

成王尊敬周公故亦盡禮致敬拜手稽首乃受公之

語述公之美曰不敢不敬天之美來至洛相宅其意

欲作周家配天之美故也公既定洛邑即使人來告

亦其美公定此宅其當用我萬億年敬天之美故也
 王既言此又拜手稽首於周公求教誨之言○傳成

王至之美。正義曰拜手稽首施於極敬哀十七年
 左傳云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諸侯小事大尚不稽
 首况於臣乎成王尊敬周公故答其拜手稽首而受
 其言又述而美之天命文武使王天下是之美事
 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洛邑之宅。言公至
 其美。正義曰周公追述往來遣使獻卜故成王復
 述公言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視我所卜之吉兆
 常吉之居自言前已知其卜既有此美我當與公二
 人共正其美意欲留公輔已共公正此美事來來重
 文者上來言便來下來為視我卜也鄭云俾來來者
 使二人也與孔意興。公其至久遠。正義曰言
 居洛為治可以永久公意其當用我使萬億年敬天
 之美言公欲令已作胤久遠美公意之深也王制云
 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方里者萬
 則是為田九百萬畝今記乃云九十億畝是各十萬
 為億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每數相十是古
 十萬曰億今之算術乃萬萬為億也。成王至是古
 言。正義曰此一段史官所錄非王言也王求教誨之

之言必有求教誨之辭史畧取其意故直云誨言為
 求誨言而拜故言成王盡禮致敬於周公求教誨之

也言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傳言王

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禮典祀於新邑皆次秩不在禮

文者而祀之予齊百工伴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傳我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禮典我惟曰庶幾

有善政事今王即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傳今王

就行王命於洛邑曰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

小為序有大功則列大記謂功施於民者曰記上音

實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越一音人

五

二

五

傳惟天命我周邦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視羣

臣有功者記載之乃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教衆官躬

化之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傳少子慎其朋黨少

子慎朋黨戒其自今已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

弗其絕傳言朋黨敗俗所宜禁絕無令若火始然燄

燄尚微其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絕事從微至著防

之宜以初燄音豔敘絕句馬讀厥若彛及撫事如

予惟以在周工傳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所為惟

用在周之百官往新邑俾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

各牲也

成裕汝未有辭傳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嚮

就有官明為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有歎譽

之辭於後世嚮許亮反注周公至有辭正義曰王

周公曰王居此洛邑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為禮典祀

於洛之新邑皆次秩在禮無文法應祀者亦次秩而

祀之我雖致政為王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禮

典若能如此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今王就其行王命

於洛邑曰王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為次

序有大功者則列為大祀又申述所以祀神記臣功

者政事由臣而立惟天命我周邦之故曰汝受天命
厚矣當輔大天命故須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君知
臣功則臣皆盡力欲令羣臣盡力於其初即教之乃
汝新始即政其當盡自教誨衆官令王躬自化之使
之立功又以朋黨害政尤宜禁絕故丁寧戒之少子
慎其朋黨少子慎其朋黨戒其自今已往令常慎此

禮記卷之九

卷之九

禮記

朋黨之事若欲絕止禁其未犯無令若火始然燄燄
尚微也既成王其當順此常道及無循國事如我攝
可絕也汝當以此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百官各
政所為惟當用我此事在周之百官則當畏服各立
功矣汝當以此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百官各
嚮就官明為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有歎
譽之辭於後世此周公誨王之言也。○言王至祀
之。正義曰於時制禮已訖而云殷禮者此殷禮即
周公所制禮也雖有損益以其從殷而來故稱殷禮
猶上篇云庶殷本其所由來孔於上傳已具故於此
不言必知殷禮即周禮者以此云祀於新邑即下文
為祭歲也既用駢牛明用周禮云始者謂於新邑始
禮即殷家之舊禮也鄭玄云王者未制禮樂恒用先
王之禮樂是言伐紂以來皆用殷之禮樂非始成王
用之也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即周禮仍令
班說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孔義或然故

卷之五

復存之神數多而禮文少應祭之神各有不在禮文
者故令皆次秩不在禮文而應祀者皆舉而祀之。
○我整至政事。正義曰特成王未有留公之意公
以成王初始即政自慮百官不齊故雖即致政猶欲
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謂從至新邑行其典禮周公
以成王賢君今復成長故言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
言己私為此言冀王為政善也。○言今王至民者。
正義曰記臣功者是人主之事故言今王就行王命
於洛邑謂正位為王臨察臣下知其有功以否恐王
輕忽此事故曰當記人之功更言曰者所以致殷勤
也尊人必當用功大小為次序令功大者居上位功
小者處下位也。○有大功則列為大祀謂有殊功堪載
祀典者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
以死勤事則祀之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
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為大祀謂功施於民者或
特立其祀配享廟庭亦是也。○惟天至於民者。或
義曰惟天命我周邦謂天命我文武故及汝成王復
受天命為天子是天之恩德深厚矣天以厚德被汝

汝當輔大天命任賢使能行合天意是輔大天也汝
 當輔大天命故宜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履上記功
 宗以功言之也欲令羣臣有功必須躬自教化之在
 於初始故言乃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教衆官欲令王
 躬化之者正己之身使羣臣法之非謂以辭化之也
 言盡自教者政有大小恐王輕大畧小令王盡自親
 化之言惟命曰亦是致殷勤乃者緩辭也義異上句
 故言乃耳王肅云此其盡自教百官謂正身以先之
 成王也此上皆云成王此句特言少子者以明朋黨
 敗俗為害尤大恐年少所忽故特言孺子也朋黨謂
 臣相朋黨慎其朋黨令禁絕之戒其自今已往謂從
 即政以後常以此事為戒也○言朋至以初正
 義曰無令若火始然以喻無令朋黨始發若火既然
 初雖發尚微其火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可復禁止
 也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謂朋黨未發之前防之
 使不發○其順至百官○正義曰考古依法為順

常道號令治民為撫國事周公大聖動成軌則如我
 所為謂如攝政之時事所施為也惟當用我所為在
 周之百官合其行周公之道法於百官也○往行
 至後世○正義曰此特在西都戒王故云往行政化
 於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所有之官令其各守其職
 思不出其位自當陳力就列明為有功在官者當以
 編小急躁為累故令臣下尊大成寬裕之德臣下既
 賢君必明聖則汝長有歡譽之辭於後世矣今周頌
 所歌即歡譽也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已乎汝惟童
 成王之辭也

子嗣父祖之位惟當終其美業汝其敬識百辟享亦
 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奉上謂

之享言汝為王其當敬識百君諸侯之奉上者亦識
 其有違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惟曰

不奉上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傳言人君惟不役志於奉上則凡人化之惟曰不奉

上矣如此則惟政事其差錯侮慢不可治理

海○正義曰周公復誨王曰嗚呼前言已如是更復

教誨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當終其美業天子居

百官諸侯之上須知臣下恭之與慢奉上謂之享汝

為天子其當恭敬記識百君諸侯奉上者亦當記識

其有不奉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則

人惟曰不奉上之道矣所以須記之者百官諸侯為

下民之君惟為政教不肯役用其志於此奉上之事

則凡民化之亦惟曰不奉上矣百官不奉天子民復

不奉百官上下不相畏敬惟政事其皆差錯侮慢不

可治理矣故天子須知百官奉上與否也○**傳**已乎

至美業○正義曰周公止而復言故更言公曰已乎

者道前言已如是矣為後言發端也童子者言其年

幼而任重嗣父祖之位當終其美業能致太平是終

之也○**傳**奉上至奉上○正義曰享訓獻也獻是奉

承皆是奉上非獨朝覲貢獻乃為奉上鄭玄專以朝

聘說之理未盡也言汝為王當敬識百官諸侯之奉

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察其恭承王命如法以否奉

刑威之所謂賞慶刑威為君之道奉上之道其事非

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非民豈**傳**我為政常若不

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聽我教汝於

輔民之常而用之○頌音班徐庸云反馬云汝乃是

輔也兼音匪又芳鬼反

不慶乃時惟不永哉傳汝乃是不勉為政汝是惟不

可長哉欲其必勉為可長武剛反馬云勉也篤敘乃

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傳厚次敘汝正父之道

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為則天下不敢棄汝命常奉之

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傳汝

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

義哉被天下被寬裕之政則我民無遠用來言皆來

○被皮寄反○乃惟至用戾○正義曰又曰已居攝
又取之乃於是事不勉力為政則汝是惟不可長矣
取之乃於是事不勉力為政則汝是惟不可長矣

哉必須勉力為之乃可長又此所言皆是汝父所行

法欲勉之但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

所為則天下不敢廢棄汝命必常奉而行之汝往居

新邑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

汝君能使彼天下之民被寬裕之政則我天下之民

無問遠近者悉皆用來歸汝矣傳我為至用之

正義曰為政常若不暇謂居攝時也聖人為政務在

知人雖復治致太平猶恨意之不盡故謙言已所不

暇若言猶有美事未得施者然故戒之成王汝惟小

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言已所不暇行者欲令

成王勉行之鄭玄云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未而言

分者誘掖之言也生民之為業雖復志有經營不能

獨自成就須王者設教以輔助之聽我教汝輔民之

常法而用之謂用善政以安民說文云頒分也傳

汝乃至可長正義曰成王言公其以予萬億年言

欲已長也故周公於此戒之汝乃於是予萬億年言

政汝惟不可長哉欲其必勉力勤行政教為可長矣

之道然後可至萬億年耳農之為勉相傳訓也鄭王

皆以為勉。厚次至奉之。正義曰：正父謂武王言其德正，故稱正父。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今其為武王之政也。武王周公俱是六聖，無不順我。所為又令法周公之道，既言法武王，又法周公，則天下不敢棄汝。命常奉行之。傳汝往至皆來。正義曰：歸其王政，令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我公既歸政，則身當無事如此。我其退老於州里，明教農人以義哉。又令成王行寬裕之政，以治下民，民被寬裕之政，則天下之民無間遠近者，用來歸。王言遠處皆來也。上文使之惇大成裕，故此言裕。政來民結上事也。伏生書傳稱禮致仕之臣，教於州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朝夕坐於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是教農人以義也。

也。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傳成王順周公意請留之。自輔言公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之。公稱丕顯德以

予小子揚文武烈。傳言公當留舉大明德用我小子。

褒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切韻博毛反秦答天命和

一恒四方民居師。傳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

一居處其衆，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傳厚尊大

禮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凡此待

公而行，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傳言公明

德光於天地，勤政施於四海，萬邦四夷服仰公德而

化之，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傳四方旁來為

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不迷惑於文武所勤之教。

言化治。旁步光反，迓五嫁反。予冲子夙夜忠記。傳

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

已無所能疏王若至必祀。正義曰三以周公將退

曰公當留住而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也所以不可去

者當舉行大明之德用使我小子褻揚文武之業而

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故也其厚尊

大禮謂舉秩大祀皆次秩禮所無文者而皆祀之凡

此皆待公而行非我能也更述居攝時事惟公明德

以迎天地勤政施於四方使四方旁來為敬敬之道

言公化洽使如此也今若留輔我童子惟當早起夜

寐慎其祭祀而已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無所能也

傳成王至去之。正義曰成王以周公誨已為善順

周公之意示已欲行善政而請留之自輔王以公若

捨我而去則已政聞而治危故云公當留舉大命功

不可去也。言公至順天。正義曰文武受命功

德感隆成王自量已身不能繼業言公當留舉大命功

之。又當奉天意使允當天心。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也奉

當其衆使之安土樂業也。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也奉

曰釋詁云將大也厚尊大禮謂祭祀之禮祭統云禮

有五經莫重於祭是祭禮最尊大公誨成王令肇稱

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欲答公誨已之事還述公

辭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其祀事

非我所為凡此皆待公而行者也言公不可捨我以

去也。言公至此化之。正義曰此與下經皆追述

居攝時事堯典訓光為充。此光亦為充也言公之明



皆敬嚮公以迎太平之政言迎者公政從上而下民皆自下迎之言其慕化速也文武勤行教化欲以教訓利民民蒙公化識文武之心不復迷惑文武所勤之教言公居攝之時政化已治於民也。言政至所能。正義曰此述留公之意陳自今已後之事言公若留住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於政事無所不能欲惟典祭祀以政事委公襄二十六年左傳云衛獻公使與甯喜言曰苟得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亦猶是也。王曰公功斐迪篤罔不若時。傳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王曰公功至若時。正義曰王又重述前言還說居攝時事也曰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有不順而是公之功者公之所以須留也。公之至之功。正義曰王意言公之居攝天下若為非則可捨我而去。正義之君攝天下無不順而去。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是公之功不可捨我去。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

周命公後傳 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於周命立公

後公當留佑我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

功傳 言四方雖道治猶未定於尊禮禮未彰是亦未

能撫順公之大功明不可以去。直吏反下同。迪將

其後監我士師工。公留教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

政監篤我政事眾官委任之言。監工衛。誕保文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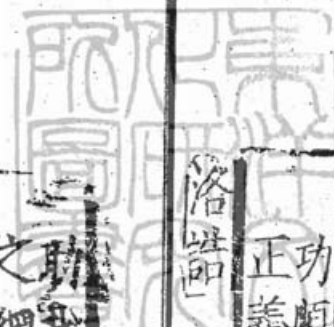
受民亂為四輔傳。大安文武所受之民治之為我四

維之輔明當依倚公。王曰公予至四輔。正義曰

坐就為君於周謂順公之言行天子之政於洛邑也。至洛邑當命公後立公之世子為國君公當留輔我

也公之攝政四方雖已道治猶自未能定於尊禮
是亦未嘗無公之大功當待其定大禮順公之
大功此特未可去也公當留教道將助我其已後
之政為我四維之輔助明已當依倚公也○受之民而
治之為我四維之輔助明已當依倚公也○受之民而
至佑我○正義曰退者退朝也周公於時令成王坐
王位而以政歸之成王順周公言受其政也言我小
子退坐之後便就君位於周洛邑許其從公言適
洛邑而行之新政也古者臣有大功必封為國君今周
公將欲退老故命立公後使公伯禽為國君公當
留佑我王肅云成王前春亦俱至洛邑是願無事既
會而還宗周○正義曰營成周還來致政成王也○
言四至以去○正義曰王意恐公意以四方既定不
須更留故謂公云四方雖已道治而猶未定於尊
大之禮言其禮樂未彰也禮既未彰是天下之
民亦未能撫安順行公之大功當待其禮法明公
功觀乃可去耳明今不可以去○傳大安文武所倚公
正義曰文武受民之於天下今大安文武所倚公○

洛語



助我治之為我四維之輔明已當依倚公也維者
之綱紀猶如用繩維持之文王世子云設四輔謂
衆官為四方輔助周公一人事無不統故一人為四
輔管子云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傳取管子之意故言
四維之
輔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傳公留以
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以進大天下
咸敬樂公功音洛公無困哉我惟無斃其康事公勿
替刑四方其世享傳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我惟無
厭其安天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其世享公
之德○穀音亦○王曰公定至世享○正義曰王又
至洛邑已矣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我惟無厭
而歡樂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我惟無厭

其安天下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之民其世
享公之德矣。公留至公功。正義曰讀文以公
定為句王稱定者言定也。故傳言公留以安定我
我字傳加之我從公言是經之予也。姓至洛邑已矣
言已順從公命受歸政也。公功已進大天下咸樂
公之功亦謂攝時也。釋詁云肅進也。公必至
之德。正義曰王言已才智淺短公去則困故請公
無去以困我哉我意欲置太平惟無厭倦其安天下
之事是以望公公勿去以廢治國之法則天下四
方之民蒙公之恩其世世享公之德享謂荷負之
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拜
而後言許成。王留言王命我來承安汝文德之祖文
王所受命之民是所以不得去。越乃光烈考武王弘

朕恭傳

於汝大業之父武王大使我恭奉其道故成

王留已意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傳少子

所以來相宅於洛邑其大厚行典常於殷賢人亂為

四方新辟作周恭先傳言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為

四方之新君為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也曰

其自時中之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傳曰其當用是

土中為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予

且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傳

我且以表卿大夫於御治事之臣尊率行先王成業

當其衆心為周家立信者之所推先疏周公至孚先

正義曰周

公拜手稽首盡禮致敬許王之留乃與而為言曰王
今命我來居臣位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受命之
民今我大德使祖我公奉其道王意以禮去也又於
文所以為王留也公呼成王云少子今所以來相宅
於洛邑者欲其厚行常道於殷賢人王當治天
下新其政化重王曰其當用是上中為治使萬國
王所推先也重王曰其當用是上中為治使萬國
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也公自稱名曰若王
居洛邑則我且多君卿大夫等及於御治事後
之臣厚率行前人所推先業使當其心為周家後
世所信者先王成業使當其心為周家後
後世所信者先王成業使當其心為周家後
正義曰拜先期於上推先業使當其心為周家後
以退為去以留為來命之祖文王受命之祖文王
師也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受命之祖文王
使為民安天以文命之祖文王受命之祖文王
承安者承文王之命安文王之命安文王之命

落節



事其既大是所以不得去也。於汝至已意。王
正其義曰於汝成王大功業之父武王。王意大便我恭
奉其道敘成王留己之意也。王於文王武王皆欲
周公奉其道安其民其意也。周公分言之耳承安
其文王之民恭奉其武王之相。一也。周公之言也。
至賢人而據洛邑者欲令王居洛其大。厚行典於設
來相宅於洛邑者欲令王居洛其大。厚行典於設
賢人而據洛邑者欲令王居洛其大。厚行典於設
其行常道也。周受於殷故。繼之於設。人。有賢性故稱
賢人。而據洛邑者欲令王居洛其大。厚行典於設
德華舊有美政。今王更復新之。言當治理天下新其
政化。為四方之新君。與後人。為執訓。為周家見恭敬
之。王後世所推先也。謂周家後世子孫有德之。王被
人。恭敬推先。王戒成王。使為善政。令後王崇重之。
曰。曰。其至成功。我且正義。曰。重。以。誨。王。成。其。上。事。故。言。
名。故。自。稱。我。且。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故。以。
多。子。為。衆。卿。大。夫。同。欲。今。成。王。行。善。政。為。後。世。賢。王。

書經卷之五

三十五

書經卷之五

所推先公與羣臣盡誠節為後世賢臣所推先故欲以衆卿大夫及於御治事之臣深厚率行先王之業使當其人衆之心為周家後世賢臣立信者之所推先也傳於此不言後世從上省文也於君言見恭敬於臣言立信者以君尊言人敬臣考朕昭子刑乃單卑言自立信因其所宜以設文也

文祖德伋來毖殷乃命寧傳我所成明子法乃盡文

祖之德謂典禮也所以君土中是文武使已來慎教

殷民乃見命而安之傳單音丹馬但反信也子以秬鬯二卣曰

明禋拜手稽首休享傳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以黑

黍酒二器明潔致敬告文武以美享既告而致政成

王留之本說之傳由手反又音由中樽也禋音因予不

俗語

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傳言我見天下太平則潔

文武不經宿惠篤敘無有違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

乃引考傳汝為政當順典常尊行之使有次序無有

一遇用患疾之道者則天下萬年厭於汝德殷乃長成

為周傳同馬云厭飲也徐於廉反王伋殷乃承敘萬年

其永觀朕子懷德傳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

萬年之道民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勉使終之

傳考朕至懷德。正義曰周公又說制禮授王使王

文王之制禮其事大不可輕也又言所以須善治殷獻民者文武使已來居土中慎教殷民乃是見命

於文武而安之故也制典當待太平我以時既太平
即以致太平之速告廟我則拜手稽首告文武以美享告
明致太平之速告廟我則拜手稽首告文武以美享告
云今太平之速告廟我則拜手稽首告文武以美享告
序則諸為政者無云有遇患疾之道苦毒下民則
天下萬年厭飽於汝王之德殷乃長成爲周王使設
民上歸其德矣勸王使終之皆是誨王之長觀我子
孫而歸其德矣勸王使終之皆是誨王之長觀我子
我所至安之。正義曰典禮治國事資聖人前聖後
聖其終一揆故言所欽成明子之法乃盡是汝祖文
王之德也予斥成王下句並告文武兼用武王可知
又述居洛邑之意所以居武中者是文武兼用武王
此地周公自非已意也文武中者是文武兼用武王
土中慎教殷民乃是見命於文武而安設民也願氏
云也。周武使我來慎教殷民乃是見命於文武而安
云也。周武使我來慎教殷民乃是見命於文武而安
洛誥云四方民大和會和會即太平之驗是周公攝政七年

年致太平也釋草云柎黑黍釋器云柎中罇也以
黍爲酒煮鬱金之草築而和之使芬香調暢謂之柎
鬯酒二器明潔致敬告文王武王以享謂之禋
敬也。是明禋爲明潔致敬也。太平是王之美事故
平告廟是以美享祭也。公既告太平而致政成王
王留之故本而說之此事者欲合太平而致政成王
之周禮鬱鬯之酒實之於彝此言在者重其厚行
漢及文侯之命皆言柎鬯一旨告於文人則未祭實
之於首祭時實之於彝彼一旨告於文人則未祭實
王一告武王彼王賜臣使告其大祖故惟一旨告文
經旨下言曰者說本或酒於鐘乃爲此辭故言曰也
○。言我至經宿。正義曰此申述上明禋之意言
我見天下太平則繁告文武不敢經宿上明禋之意
也。此三月營洛邑民已和會則三月之時已太平矣
既告而致政則告在歲末而云不經宿者蓋周公營
洛邑至冬始成得還鎬京即文武是爲不經宿也且
太平非一日之事公云不經宿者示虔恭之意耳未

必且見太平即此日告也鄭玄以文祖為明堂曰明
 禮者六典成祭於明堂告五帝大皞之屬也既告明
 堂則復禋於文武之廟告成洛邑○**傳**汝為至為周
 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釋詁云遘遇也患疾
 之道謂虐政使人患疾之厚行與常使有次序則百
 官諸侯凡為政者皆無有遇用患疾之政以害下民
 則經歷萬年厭飽於汝德則殷國乃長成為周○**傳**
 王使至終之○正義曰上言天下民萬年厭飽王德
 此教為王德使萬年令民厭飽王德也能使殷民上
 下有次序則王德堪至萬年之道王之子孫當行不
 怠則民其長觀我子孫知其有德而歸其德矣此則
 長成為周勸之**戊辰王在新邑****傳**成王既受周公誥遂
 勉王使終之

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王在新邑馬孔絕
 句鄭讀王在新邑

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

惟告周公其後**傳**

明月夏之仲冬始於新邑烝祭故

曰烝祭歲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專也特加

文武各牛告曰尊周公立其後為魯侯王賓殺禋咸

格王入太室禲**傳**

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

皆至其廟親告也太室清廟禲嘗告神○王賓絕句
 殺禋絕句一

讀連成格絕句太室馬云
 廟中之夾室禲官喚反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傳**

王為冊書使文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日

周公拜前魯公拜後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

受命惟七年**傳**

言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大安文武

受命之事惟七年天下太平自戊辰巳下史所終述
 ○受命絕句馬同惟七年周公攝政七年天下太平
 平馬同鄭云文武王受命及周公攝政七年天下太平
 戊辰至七年正義曰自此以下史終述之周公歸
 政成王既受言誥之王即東行赴洛邑其年十二月
 晦戊辰日王在新邑後月是夏之仲冬為冬節烝祭
 其月節是周之歲首特異常祭加文王辭牛一武王
 駢牛一正命有司作策書乃使史官名逸者祝讀此
 策惟告文武之神言周公為賓殺牲享祭文王武王皆親
 其時王尊異周公以爲賓殺牲享祭之禮言其尊異周公
 至其廟王入廟之太室行裸鬯之禮言其尊異周公
 而禮敬深也於此祭時王命周公後合策書使逸
 讀此策辭以告伯禽言封之於魯命爲周公後也又
 摠述之在十有二月惟周公大安文武受命之事於
 此時惟攝政七年矣○
 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日到洛指言戊辰王在

洛誥



新邑知其晦日始到者此歲入戊午節五十六年三
 月云丙午朏以算術計之三月甲辰朔大四月甲戌
 朔小五月癸卯朔大六月癸酉朔小七月壬寅朔大
 八月壬申朔小九月辛丑朔大又有閏九月辛未朔
 小十月庚子朔大十一月庚午朔小十二月巳亥朔
 大計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到洛也○
 侯○正義曰下云在十有二月者周之十二月建亥
 之月也戊辰是其晦日故明曰即是夏之仲冬建子
 之月也言明於此祭記此歲始於新邑烝祭故曰烝
 邑已來未嘗於此祭記此歲始於新邑烝祭故曰烝
 祭歲也周禮大司馬此祭記此歲始於新邑烝祭故曰烝
 者冬祭必用仲月此是周之歲首故言歲耳王既
 辰晦到又須戒日此是周之歲首故言歲耳王既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
 敢專也故云古者喪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專也
 封之特設祭烝之禮宗廟用太牢此文武皆言牛一
 知於太牢之外特加一牛告文武之神言爲尊周
 公立其後爲魯侯魯頌所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

侯于魯是此時也王命作策者使史逸讀策書也鄭玄以
策告神謂之祝逸祝策者使史逸讀策書也鄭玄以
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案周頌烈文序云成王正月朔
諸侯助祭鄭箋云新王即政以朝享之後特以二牛告文武
考告嗣位也則鄭意以朝享之後特以二牛告文武
封周公之後與孔義不同○王賓至告神○正義
曰王賓異周公者王尊周公為賓異於其臣王肅云
成王尊周公不敢臣之以為賓故封其子是以周語
云精意以享謂之禮既殺二牲精誠其意以享祭文
武咸皆也格至也皆至其廟言王重其事親告之也
太室室之大者故為清廟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王
肅云太室清廟中央之室清廟神之所在故王入太
室裸獻鬯酒以告神也裸者灌也王以圭贊酌鬯
之酒以獻尸尸受祭而灌於地因奠不飲謂之禮郊
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殺在裸後此經先言殺後
言裸者殺者咸格表王敬公之意非行事之次也其
王入太室裸乃是祭時行事耳周人尚臭祭禮以裸



為重故言王裸其封伯禽乃是祭之將末非裸時也
祭統賜臣爵祿之法示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
之南南嚮所命者北面史田君右執策命之鄭云一
獻一酌尸也禮酌尸尸獻而祭畢是祭末乃命之以
裸為重故特言之○傳王為至拜後○正義曰王為
策書亦命有司為之也○傳王為至拜後○正義曰王為
作策誥伯禽之策祭於神謂之祝於人謂之誥故云
使史逸誥伯禽之誥命之書封康叔謂之康誥此命伯
禽當云伯禽之誥定四年左傳云命以伯禽即史逸
所讀之策也上言逸祝策此誥是誥伯禽使知雖復讀
書之名故上言誥策也此誥是誥伯禽使知雖復讀
以誥之不得言誥策也上告周公其後已言告神封
周公嫌此逸誥以他日告之故云皆同在烝祭日以
祭統言一獻命之知此亦祭日也文十三年公羊傳
曰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
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也○傳言周至終述○正
義曰自戊辰已上周公與成王相對語未有致政年
月故安於此總結之自戊辰已下非是王與周公之

辭故辨之云
史所終述也

尚書註疏卷十五

卷十五

尚書註疏卷第十五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